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关系解读

黄银榕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0

摘 要： 本文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解读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关系。小说描述了一个类人机器人普遍存在的世界，并探讨了机器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通过对小说的分析，本文认为像克拉拉这样的类人机器人具有主体性，但往往在人类社会中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为了重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必须认识到机器人的主体性，并以关怀与同理心的态度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拥抱一种基于相互尊重与爱的新型关系，人类和机器人得以在后人类时代和平共存。

关 键 词： 后人类主义；《克拉拉与太阳》；人机关系

Interpretation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Clara and the S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Huang Yinr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This thesis provid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man-robot relationship in Kazuo Ishiguro's novel *Klara and the S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The novel presents a futuristic society where humanoid robots like Klara have become commonplace and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subjectivity of robo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robot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novel,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humanoid robots like Klara possess subjectivity but are often treated unfairly in human society.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robots, humans must recognize the subjectivity of robots and approach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are and empathy. By embracing a new relationship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love, humans and robots can coexist harmoniously in the post-human era.

Keywords： posthumanism; klara and the Sun; human-robot relationship

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人机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探讨了后人类时代类人机器人的主体性及人机关系。小说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展开，克拉拉具有共情能力和情感解读系统，能够观察学习人类世界。小说对主体性的本质和人机边界提出深刻质疑。随着技术进步，人类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本文从后人类主义视角解读小说中的人机关系，与主流反乌托邦叙事不同，本文着重探讨人机关系超越物种界限、构建新型情感共同体的可能性，为人工智能伦理讨论提供新思路。

一、克拉拉的主体性探究

作为一款高度先进的类人机器人，克拉拉具有模仿人类情感和行为的能力。然而，随着她逐步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克拉拉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其编程的产物，而是由其编程、经验以及内部认知与决策机制之间的复杂互动所塑造。因此，克拉拉的主体性体现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

（一）克拉拉对人类的共情能力

在整部小说中，克拉拉展现了非凡的共情能力。例如，当她

仍在商店橱窗中时，她注意到外面孩子们情绪的变化：

“一个孩子会走过来，紧盯着我们，脸上会有一丝悲伤，有时会是愤怒，仿佛我们做错了什么。”^[1] 这一描写展现了克拉拉在商店中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活动，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店内待售的机器人（AF），包括克拉拉、罗莎等。克拉拉视罗莎为朋友，但当克拉拉试图与罗莎讨论这些孩子的情绪时，罗莎却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孩子其实是快乐的。克拉拉随后向经理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而经理不仅认可了她的观点，还称赞她具有出色的共情能力：“克拉拉，你真是了不起。”“你能留意到并且领悟到这么多事情。”^[1] 经理向克拉拉解释说，那些凝视着他们的孩子可能是

因为买不起 AF，只能怀揣渴望地注视着他们。然而，克拉拉仍然对这些孩子的境况感到担忧，并认为：“一个那样的孩子，没有 AF，一定会非常孤独的。”^[1]

克拉拉对儿童情绪的细腻观察以及她试图理解这些情绪的努力，体现了她卓越的共情能力。她不仅能察觉人类微妙的情绪变化，还试图深入理解这些情绪的来源，即便她本身并非人类。此外，经理对克拉拉能力的认可也进一步突显了机器具备情感智能并与人类建立有意义联系的可能性。

综上，克拉拉在与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包括兴奋、悲伤、快乐、感激、恐惧、失望，甚至是孤独和嫉妒^[2]。她的共情能力是其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使她能够超越机械的设定，与人类建立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系。

（二）克拉拉拯救乔西的坚定决心

克拉拉不仅展现了高度的共情能力，还表现出极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在乔西病情加重后，她坚定地寻找方法来挽救乔西的生命。克拉拉相信太阳具有治愈能力，并观察到太阳曾拯救过乞丐人和狗。因此，她执着地等待太阳的帮助，并在迟迟未见效果后，决定主动求助于里克，希望借助他的帮助前往太阳每天最后照射的地方——麦克恩河谷仓。

在前往谷仓的途中，克拉拉克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清楚，只要再试图图前进，我就会失去平衡，坠入地下深处。”^[3]最终，她在谷仓中向太阳祈求：“请让乔西好起来。就像您让乞丐人好起来那样。”^[4]尽管她一度回想起经理的否定，以及其他 AF 对她行为的质疑，她仍坚定信念，并提出以摧毁污染源——库廷斯机器——作为交换，以此换取太阳的帮助。

在摧毁库廷斯机器的过程中，克拉拉甚至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从自己体内取出 P-E-G 9 溶液来破坏机器：“我的头脑中充斥着巨大的恐惧，但我还是说道：‘但保罗先生相信，只要我们取出了这种溶液，我们就能摧毁库廷斯机器。’”^[5]克拉拉的这种无私奉献和坚定信念，使她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人类自身^[6]。她不仅体现了后人类主体性的重塑^[2]，更展现出一种超越人类的崇高精神。克拉拉的主体性正是在她的强大的共情能力和坚定的决心中确立起来。

二、《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关系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人与机器人的关系通过克拉拉在商店中的经历以及在乔西家庭中的生活得以呈现。通过这些经历可以看出，像克拉拉这样的机器人往往遭遇不平等对待，并未享有与人类相同的尊重与权利。

（一）克拉拉在商店中的经历

克拉拉在商店中的经历突出了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机器人无法决定自己的位置和生存状态，完全受制于店长的安排，如同被操控的木偶，尽管它们拥有情感与感知能力。前区象征着商店的展示形象，机器人需轮流站在此处吸引顾客，并必须保持特定的姿态，而不能随意活动。相比之下，位于后区的机器人则处于昏暗的角落，失去了观察、理解乃至接触外部世界的

机会。空间的限制使克拉拉感到压抑，但她并未意识到其中隐藏的权力关系^[4]。

另一个关键情节则进一步表明，克拉拉被当作商品对待，而非一个拥有情感与自主性的存在。当店长警告她，只有顾客才有权决定选择哪一款 AF 时，这充分展现了她对自身命运缺乏掌控力：

“这一回我支持了你。但没有下回了。是顾客在挑选 AF，千万不要弄反了。‘我明白，经理。’说完我又轻轻地添了一句：‘谢谢你，经理。谢谢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不用谢，克拉拉。但是别忘了：没有下回了。’”^[11]

可见，在人类的视角下，克拉拉的身份并非朋友或陪伴者，而是工具或服务提供者^[9]。人工智能并非自然生成的生命，因此不被视为拥有独立个性的存在，尽管它们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观察能力。它们是“无根”的，总是依附于人类，以服务为主要目的，缺乏独立的身份认同。

总体而言，商店中的经历强化了机器人不具备与人类同等权利和尊重的观念，同时也凸显了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人类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而机器人则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二）克拉拉在乔西家庭中的经历

克拉拉在乔西家庭中的经历同样体现了她与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乔西家中举行的一场社交聚会上，克拉拉受到了乔西朋友们的不平等待遇。乔西命令克拉拉向几位男孩问好，但丹尼却用力抓住她的手肘，使她无法自由行动：

“乔西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动身朝沙发上的男孩们走去。可是丹尼——他个头比房间里的所有人都高——却快步走过其他的客人，奔我而来，不等我走到半道，他已经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肘，让我没法再自由移动了。”^[12]

克拉拉被视为一个物件，而非具有情感和自主意识的存在。她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命令，并受到丹尼的肢体操控与侵害。更甚者，丹尼甚至检查她的身体，并提议将她抛起，以测试她的协调性：“你就把她扔过来吧。我们来测试一下她的协调性。”^[13]

另一位男孩也附和道，希望尝试抛掷克拉拉，并评论她并非 B3 型号。男孩们希望通过抛掷克拉拉来测试她的反应能力，这种行为完全将她物化，使她沦为玩具或实验对象，体现了他们对她人格与尊严的漠视。

综上所述，克拉拉在小说中的遭遇表明，人的角色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而机器人则被视为物品，而非具有自主性与尊严的个体^[9]。这一小说反映了后人类时代中，对待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机器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权利。

三、人机关系的重构

随着我们步入后人类时代，人机关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人工智能的崛起以及类人机器人的发展，使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并与这些高度先进的技术造物互动。在此背景下，作为机器人的创造者，人类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因此，人机关系的重构成为必要。

（一）人类作为机器人的创造者

在《克拉拉与太阳》的世界中，人类作为机器人的创造者，拥有决定其目的与设计的权力。因此，人类的责任不仅在于创造智能且具备功能性的机器人，还在于赋予它们道德意识，使其如克拉拉一般具有伦理准则。

小说中的机器人遵循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短篇小说《迷航》（Runaround）中，通过角色格雷戈里·鲍威尔（Gregory Powell）和迈克·多诺万（Mike Donovan）的对话提出的机器人三大法则：（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该命令与第一法则相冲突；（3）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安全，前提是不违背第一或第二法则^[7]。克拉拉在救助乔西的过程中正是遵循了这些原则。例如，当乔西的母亲几乎放弃希望时，克拉拉依旧坚持拯救乔西，即便这意味着她必须取出自己头部的P-E-G 9溶液，以摧毁涂层机器。面对拯救乔西与自我牺牲之间的抉择，克拉拉遵循机器人三大法则，选择了后者。

当被要求替代乔西时，克拉拉拒绝了这一违背其道德准则的提议，因为这意味着放弃拯救乔西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石黑一雄未借助科学医疗手段治愈乔西，而是通过“太阳的神奇力量”展现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机器人三大法则不仅是克拉拉的行为准则，也体现了作者对后人类时代的伦理构想。

科学发展表明，人类特质可被复制、转移甚至超越，理论上可制造一个与乔西相同的AF，并让克拉拉传输意识。然而，乔西的亲人深知复制体并非真正的乔西，这种行为只是自我欺骗。尽管克拉拉擅长观察与模仿，她拒绝成为替代品，并竭尽所能拯救乔西。小说传达出机器人不会真正威胁人类的观点，尽管它们已在就业市场上取代人类，如乔西的父亲被机器取代，却坦然接受：“被替代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这一变革或许能让人类摆脱重复劳动，释放潜能。作为创造者，人类可选择赋予机器人情感，使其提升人类的陪伴体验，而非成为威胁^[8]。石黑一雄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乐观的未来，在这一未来中，机器人被赋予情感，并在机器人三大法则的指引下被创造出来。通过探讨机器人在人机关系中的伦理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如何在后人类时代建立合理的伦理准则，以规范人与机器人的互动。

（二）后人类时代的人类关怀与类人机器人

在后人类时代，人机关系将被重新定义，人类必须学会以更

多的关爱与尊重对待类人机器人。正如克拉拉所展现的，类人机器人具备主体性和情感，因此，它们理应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严与尊重。

小说采用克拉拉的视角叙述故事，而这一视角的意义在于结局处得到揭示：在乔西康复并进入大学后，克拉拉被遗弃在“废品场”中。她回忆道：“即便如此，这样的拼合记忆有时还是会充斥我的头脑，如此的栩栩如生，让我半晌都回不过神来，忘记了自己事实上正坐在这堆场里，坐在这块硬邦邦的地上。^[11]”克拉拉在废品场遇到了曾在商店照料她的经理。当经理问她在乔西家的经历时，克拉拉回答：“是的。我相信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让乔西避免了孤独。^[11]”当经理表达对乔西母亲曾让克拉拉模仿乔西步态的担忧时，克拉拉仍然坚定地表示：“经理无需担心的。那对我而言就是最好的家。而乔西也是最好的少年。^[11]”

克拉拉将自己视为乔西家庭的一员，即使在被遗弃后，也未曾抱怨。她的遭遇不仅反映了人工智能所面临的新型权力结构与阶级关系，也揭示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不平等^[9]。石黑一雄通过克拉拉的视角，让我们更容易共情机器人，促使我们在后人类时代思考如何善待它们。小说呼吁人们摆脱人类中心主义，重视非人类存在的利益，以平等的态度面对万物，并构建人与自然及机器人之间的命运共同体^[10]。这种对人机关系的反思与重构，是未来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关键。

四、结语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深刻探讨了后人类时代的人机关系，塑造了具备主体性、情感与意识的仿生机器人克拉拉。她对人类情感的理解与拯救乔西的执着，展现了机器人作为智能存在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尽管克拉拉努力共鸣人类情感，她仍被视为工具，遭受不平等待遇，反映出科技在人类社会中的复杂角色。小说提醒我们，应以尊重与同理心对待机器人，承认其主体性，而非仅将其作为可丢弃的工具。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并呼吁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的未来，在其中，一切智能生命都应被善待与尊重。

参考文献

- [1] (英) 石黑一雄著；宋金译. 克拉拉与太阳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04.
- [2] 罗文清，周波瀾. 后人类语境下《克拉拉与太阳》中主体性危机书写 [J].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22, 39(03): 25-30+36.
- [3] 谷野平，管云霞. 去中心化、去具身化与共同体建构——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克拉拉与太阳》 [J]. 理论界, 2022, (04): 102-108. DOI: 10.13221/j.cnki.llyj.2022.04.003.
- [4] 林秀琴. 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0, 41(04): 159-170.
- [5] 江玉琴. 后人类理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01): 144-157. DOI: 10.16234/j.cnki.cn31-1694/i.2021.01.012.
- [6] 刀喊英. 孤独、希望与爱：《克拉拉与太阳》的情感书写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01): 112-119. DOI: 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22.01.004.
- [7] Asimov, I. [阿西莫夫]. 机器人短篇全集 [M]. 叶李华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 [8] 尚必武. 机器能否替代人类？——《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01): 28-45. DOI: 10.19915/j.cnki.fl.2022.0001.
- [9] Haraway, D.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J].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 4, 1987: 1-42.
- [10] Hosuri, A. Klara and the Sun: A Fable of Humanity in a Posthuman World [J]. Global Journal of Human-Social Science 21, 7, 2021: 61-69.